

Into Africa

走非 洲

葛剑雄 / 著

作家出版社



我的非洲情

(代序)

2002年12月5日，我正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会议，香港凤凰卫视的钟大年先生应约来访，邀请我在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即将开拍的“走进非洲”大型电视纪录片中担任北线摄制组的嘉宾主持人（央视节目播出时称为“报告人”）。根据计划，我将随同摄制组“走进”北非和东非，时间约一百天。

就像两年前去南极一样，一个向往已久的梦想忽然成为现实。在世界的七大洲中，非洲是我惟一尚未到过的。半个世纪以前，我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个非洲，不过在那时是连去非洲的梦也不会做的。

非洲在我心目中最初的印象，只是世界地图上那么一大块。又知道非洲有黑人，而黑人的形象却来自一种“黑人牙膏”的商标，以后才在电影中看到真正的黑人。小学高年级的“常识”课使我增加了一些非洲知识，但真正引起我关注的却是报纸上越来越



越多的有关非洲的新闻。

1956年，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和以色列出兵入侵，不久被迫撤回。这一切，当时我国的报纸都有详细的报道，而且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纳赛尔和埃及政府，组织过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大概是幼时的记忆力特别强的缘故，埃及、纳赛尔、开罗、尼罗河、亚历山大、苏伊士运河、塞得港、法鲁克国王等名词从此印入脑海，并且记住了一些细节。如1952年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运动”，法鲁克国王被推翻后从亚历山大的行宫乘游艇出逃等。报上发表过一首谴责和讽刺英国侵略埃及的打油诗，头两句是“侵略埃及第一炮，艾登首相气焰十丈高”。后面的话已记不得了，但这首诗发表时艾登已因军事干涉失败而辞职，内容可想而知。有关金字塔的介绍和照片也是那时候在报



上看到的。

第二是阿尔及利亚。由于中国一直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在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前后都有大量报道，有的还相当具体。当时放映过一部纪录片，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尔及尔的海景山色和君士坦丁城里隧道连着大桥越过峡谷的景象，以至我第一次到山城重庆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本·贝拉、布迈丁、布特弗利卡等人的名字也非常熟悉，当然还了解这个国家独立后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前后和周恩来总理访问期间。

第三是刚果（利）和卢蒙巴。从刚果结束比利时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就任总理，到后来被迫离开首都，最后被杀害。现在我还记得卢蒙巴的继承者是基赞加，反面人物有占据加丹加省的冲伯和发动军事政变的蒙博托，但蒙博托以后成为扎伊尔（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刚果改名）的总统，并且还访

问过中国。报上介绍蒙博托的全名有二十几个字，我曾好奇地全部背出。卢蒙巴被称为非洲的民族英雄，报刊上发表过不少颂扬他的文章。1965年我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夜校，二年级的英语课本中还有一篇卢蒙巴的遗言，最后几



句是：“历史终将发言，但这不是在华盛顿、巴黎和布鲁塞尔写的历史，而是在非洲，在刚果写的历史。”

当时只要非洲有国家独立，我们的报纸上和广播中就会报道。如果与我国建交，有关的介绍会更详细具体。所以对非洲国家的首脑，如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一世、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塞古·杜尔、马里的莫迪博·凯塔、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坦桑尼亚的克·朱叶利斯·尼雷尔、苏丹的尼迈里、赞比亚的卡翁达、多哥的埃亚德马、喀麦隆的阿希乔、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摩洛哥的哈桑二世、突尼斯的布尔吉巴、利比亚的卡扎菲、乌干达的阿明、中亚的博卡萨等人的名字至今还记得，对非洲各国的历史和地理概况也都有一定的了解。

4 上世纪60年代还几乎看不到电视，但在放映电影前一般都会加映一些“新闻简报”，其中往往会有一些非洲国家的镜头。上海还有专门放映新闻纪录片的电影院，票价比一般电影院便宜，是



我喜欢去的地方。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周总理访问非洲16国的纪录片，我看过两遍，因为其中不仅有外交活动的记录，还拍摄了一些国家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实在令人神往。偶然也看到过有关非洲的电影，记得一部是《塔曼果》（或许不是这个名字，但肯定是主角的名字），是非洲黑人被作为奴隶贩运的故事，最后主人公在英勇斗争后与贩奴者在船上同归于尽。另一部是很有名的《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记得还是在专放原版片的电影院看的。

1964年我高中毕业，我国首次向苏联东欧以外各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我们中学也有两名同学入选。其中一位是很熟悉的同学，他被派往坦桑尼亚学习斯瓦希利语。这使坦桑尼亚和斯瓦西利语似乎一下子离我近了，我特意作了些了解，所以当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成为新闻时，我对有关情况已经相当熟悉。文革期间首先开禁的一个相声节目，就是由马季表演的以我国援建坦赞铁路为主题的，主要的笑料就来自斯瓦希利语。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再次遇见这位同学时，他早已改行。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兴起后，世界革命的口号也越叫越响，一首名为《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革命歌曲流行一时，并且被编成舞蹈，成为当时由红卫兵组成的“宣传队”（或称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小分队”）的必备节目。这首革命歌曲伴随着激越的鼓点和猛烈的蹬脚动作，明显摹仿非洲歌舞，最符合“战斗性”的需要。这类演出一般都在露天广场或临时搭起的舞台，或许红卫兵们动作过于激烈，或者舞台不够牢固，所以演出时舞台坍塌的事时有发生。

目录



我的非洲情（代序）

踏上非洲大地 / 1.

北非谍影今何在 / 4.

西海有仙山——哈桑二世清真寺 / 20.

火一般的马拉喀什 / 27.

享受“咕斯咕斯” / 33.

翻越阿特拉斯山 / 40.

太阳从撒哈拉沙漠升起 / 45.

非斯散记 /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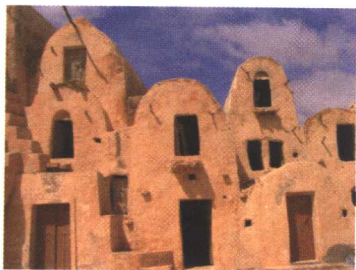
在伊本·白图泰的故乡 / 63.

咫尺天涯——摄制队摩阿边境受阻 / 74.

你好，阿尔及利亚 / 81.

享受国宾待遇 / 85.

君士坦丁的桥 / 90.





一天走进三个世界文化遗产 / 96.

徜徉在绿洲 / 107.

托泽尔旧城的魅力 / 111.

“世界第八大奇迹”——利比亚人工河 / 116.

马泉，古达米斯生命之源 / 121.



拍摄卡扎菲被炸住宅 / 132.

卡扎菲的利比亚 /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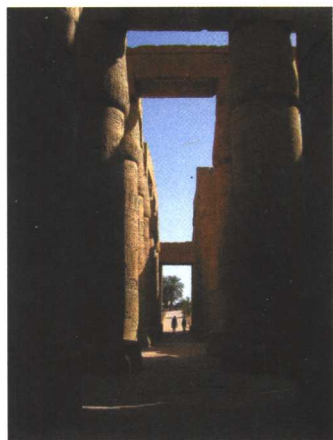
访开罗会议旧址 / 144.

金字塔不仅在开罗 / 150.

亚非来去 / 156.

纸草纸的兴衰 / 159.

椰枣，另一个生命源泉 / 164.



千年奇迹的奥秘——访圣凯瑟琳修道院 / 168.

窥视红海 / 185.

御风卢克索 / 197.

溯尼罗河之旅——从阿斯旺到喀土穆 / 208.

喀土穆印象 / 244.

在青尼罗河的源头 / 255.

非洲奇迹——拉里贝拉岩石教堂 / 264.



野生动物的乐土——肯尼亚马赛马拉野生动物国家公园 / 274.

走近马赛人 / 280.

拉穆岛一日 / 297.



Africa

踏上非洲大地

2003年2月23日上午11时20分，“走进非洲”摄制队全体成员搭乘的荷兰航空公司班机从首都机场起飞。经过10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14时20分到达阿姆斯特丹机场。19时50分，在一次简单的全队会议后，总领队王酉年率南线组转机去南非约翰内斯堡，总导演华越率西线组和黄海波为领队的北非组一起转机去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

20时左右，我们西线、北线两组在转机过道上与南线组道别，在不同形式的拥抱和握手之后，一片“乞力马扎罗再见”的欢呼声响起，因为大家都对100天后相聚在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下充满信心。我们目送这支4位女性占了半边天的队伍远去，也引得不少旅客驻足注目。

20时40分，西线与北线组搭乘的摩洛哥 TRANSVIA 班机起飞，在夜色中飞越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掠过大西洋，于当

Africa

当地时间23时10分降落在卡萨布兰卡穆罕默德五世国际机场。此时已是北京时间24日7时10分。

我们北线组没有马上办理入境手续，稍事休息后，与西线组告别。他们将在这里等候搭乘明天清晨的班机去阿尔及利亚，从那里驱车南下穿越撒哈拉沙漠。我与西线组惟一的女性——导演牟正蓬、相识未几的主持人老狼（王阳）、《北京晨报》记者王海鹏等一一握别。想到他们即将开始的艰难征程，我们一次次祝愿他们“顺风顺水”（央视和凤凰卫视领导在首都机场欢送我们时横幅上写的话），当然也忘不了“乞力马扎罗再见”的欢呼。

等我们从自动扶梯下到入境大厅时，使馆的李秘书已等候多时。在他的协助下，我们都顺利办完入境手续。这时却见两位西线队员从自动扶梯下来，本以为他们遇到了什么麻烦，谁知他们是急于在机场处寻找“非洲特色”。

来到行李处，只剩我们的一大堆行李静静地躺在传送带上。我们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23件行李完好无损，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多了3件。原来西线的三件行李被误取出来了，尽管上面的标签上明明写着不同的终点，两组行李还绑着不同颜色的胶带。要是不在他们的班机装行李前退回去，必定会给西线组增加很大困难。但等到办完摄影机等设备的海关申报手续，行李处的人早已下班。李秘书带着黄海波等上下奔波，找机场管理人员协调，最后得到确认：三件行李肯定已退回到转机的行李中，能与其他行李一起送上去阿尔及利亚的班机。

当地时间2月24日零时50分，我们终于离开穆罕默德五世国际机场，行进在非洲大地，驶向我们的住处。卡萨布兰卡市位

于西经7度37分、北纬33度35分，使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比北京时间晚8个小时。

正是北非宜人的季节，车窗外吹拂着来自大西洋的微风，气温摄氏16度，夜空中星光稀疏，远处灯光闪烁，我们就这样走进非洲，开始一百天的行程。



卡萨布兰卡

阿特拉斯山脉

Casablanca

北非谍影 今何在

— 4

和不少国人一样，我知道卡萨布兰卡这个名称是看了电影《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以后学历史，才知道二战期间美、英首脑曾在卡萨布兰卡开过重要会议。因此一到这里，就想看看我心目中那惊心动魄的浪漫故事真相如何，为什么会发生在这座城市？



影片是根据舞台剧《人人都去里克酒店》改编的，华纳兄弟电影（Warner Bros.）1943年摄制出品，在第16届奥斯卡电影奖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三项大奖。这部电影能一炮打红，并且久盛不衰，成为奥斯卡经典，自然是因为具有扣人心弦的故事、强大的编导阵容和主演的大牌明星，但影片拍成之日正值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之时。如果说前者是“人和”的话，那后者正是“天时”。而将这个故事发生

的地点定在卡萨布兰卡，也可谓得其“地利”了。

影片的剧情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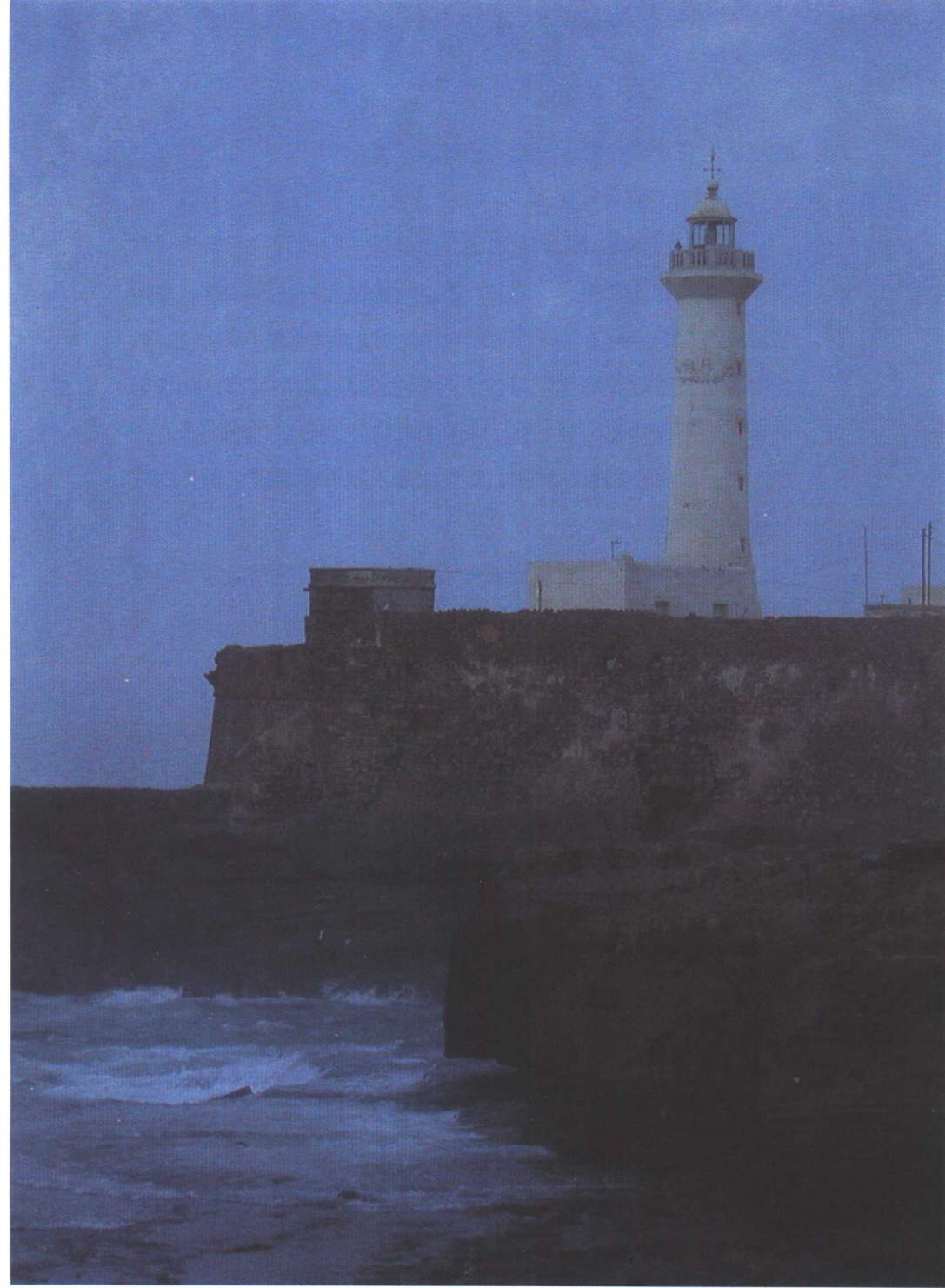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处于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铁蹄之下，人们要从欧洲逃往美国，都必须绕道而行。1940年，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是纳粹控制下欧洲大陆的最后一扇门。想摆脱纳粹血腥统治寻求自由的人们纷纷涌进这个城市，而各国形形色色的人物也云集于此。在卡萨布兰卡既有反纳粹斗士、流亡难民，又有投机家、罪犯、盖世太保，也有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和各方间谍。

由于两名德国秘密信使被杀于沙漠，他们的特别通行证下落不明，卡萨布兰卡笼罩着恐怖阴云，全城到处在进行大搜捕。在

5 —



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一座城门



拉巴特大西洋海滨的灯塔



城里一条不十分显眼的街上有家“里克酒店”，是人人喜欢去的社交场所。老板里克·勃兰是美国人，曾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巴黎来到卡萨布兰卡，开了这家夜总会。某天晚上，从德国集中营出逃的捷克爱国志士维克多·拉兹洛与妻子伊尔莎刚甩掉盖世太保，来酒店避风。他们想伺机前往美国，卡萨布兰卡警方已布下天罗地网。警察局长雷诺特和纳粹少校特拉瑟来到

夜总会，立刻命令里克不许帮助拉兹洛逃离，并逮捕了拉兹洛的接线人尤迦蒂。

拉兹洛和伊尔莎得知接线人被捕，异常不安。当伊尔莎见一位黑人钢琴师正在演奏，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他正是早先在巴黎的酒吧间弹琴的琴师，伊尔莎恳求琴师山姆弹奏一首《时光流逝》，原来伊尔莎与里克在巴黎有过一段爱情。当时巴黎即将沦陷，他们却沉浸在幸福的热恋之中。但里克是德军正悬赏捉拿的人，必须离开巴黎。恰巧伊尔莎原以为阵亡的前夫拉兹洛侥幸未死，她只得跟里克匆匆诀别。他们相约一起逃离巴黎，然而伊尔莎却未能如约。里克为此十分伤心，此后变得郁郁寡欢，玩世

不恭。一曲《时光流逝》勾勒起了里克对美好时光的回忆，与伊尔莎的往事一幕幕重现脑海。而这时的伊尔莎和拉兹洛正在设法让里克帮忙，用高价从黑市商人手里购买出境护照。

大西洋落日的余晖是否还能显出北非的谍影



拉兹洛和伊尔莎已受到纳粹分子的跟踪，处境非常困难。一天深夜，伊尔莎走进里克住处，当里克回来后，就恳求他帮助他们出境，让拉兹洛去完成任务。里克想起往事，仍不肯拿出通行证。伊尔莎无奈掏出手枪，逼着里克交出通行证。当里克表示只有打死他，才能得到通行证时，伊尔莎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奔泻而出。她一边倾诉当年拉兹洛的出走、被捕、进集中营和传说他死讯的情景，一边沉醉在里克的怀抱中，以填补对里克的愧疚之情。里克谅解了伊尔莎，决定帮助伊尔莎和她的丈夫出境。

第二天，拉兹洛夫妇从里克手里拿到了通行证。里克还逼迫警察局长雷诺特在通行证上填上拉兹洛夫妇的名字，并让他给飞机场通话，放两人通行。拉兹洛夫妇离去后，德军斯特拉瑟少校突然破门而入，里克和他生死搏斗。少校冲向电话旁，企图阻止

拉兹洛夫夫妇上飞机。一声枪响，少校慢慢趴倒在地。

里克盯着飞机起飞，……飞机上的灯光渐渐远去。



电影的主角和配角全是欧美人，只有警察局长雷诺兹的国籍没有交代，但根据姓名和地位看，应该是法国人。但这一切却发生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正显示了这个城市的特殊地位。

1912年，在法国和西班牙大兵压境，国土沦丧的情况下，摩洛哥苏丹被迫接受法国强加的“非斯条约”，接受法国的“保护”。从此，摩洛哥成为法国实际上的殖民地。在摩洛哥的一些主要城市，如故都非斯、卡萨布兰卡等都出现了一个“法国化”的过程，

9 —

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在殖民时代饱受屈辱，但终于为祖国赢得独立，深受摩洛哥人民爱戴，他的陵墓由威武的骑兵守卫

